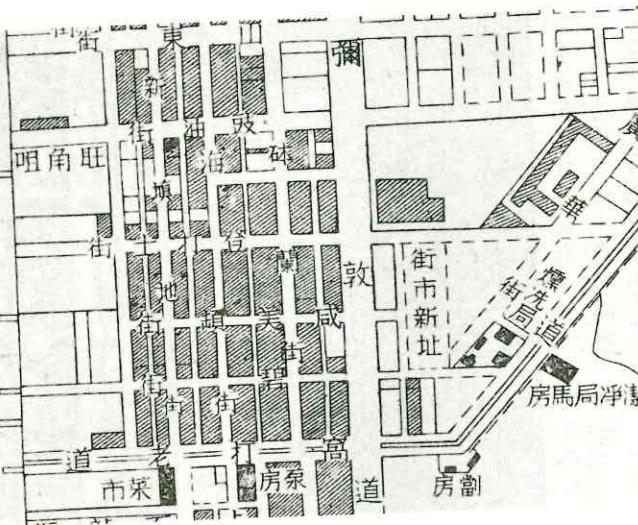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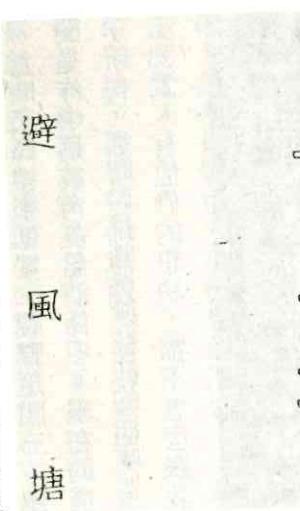


▶ 旺角郭先生舊居附近街道，西面的避風塘九〇年代已填海變為陸地。（一九三八年）。



▶ 郭先生舊居房間位置示意圖。



▶ 旺角郭先生舊居附近街道，西面的避風塘九〇年代已填海變為陸地。（一九三八年）。

## 日軍襲港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發動侵略，從深圳進攻香港。十二月二十五日英方投降，香港淪陷。當時父親他們全部出了海。英軍參戰，英旗船都被英國政府徵用了，徵用之後到處去運軍事資物，香港海員留在船上繼續工作。

家裡只剩些婦孺，都是一個媽媽拖著幾個小孩。我媽媽就拖著我們三個，我契伯母也是拖著三個，還有個八十多歲的老母。日本仔來了，收入都沒有了，這些人怎麼能生活呢？

那時候我只有六歲半，稍微懂事。一天早上，我聽大人講，日本仔要打來

郭錦華先生，幼名郭九，一九三五年出生於香港。家中世業航海，居住九龍旺角。曾歷香港淪陷後在日軍統治下民不聊生、饑餓遍地的黑暗歲月，父親一度被囚，母親患病，姐遭拐賣，同住的義伯父家破人亡，本人經歷過盟軍在港的空襲。郭先生五〇年代起任海員，後曾任香港海員工會主席。

本篇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在香港進行的抗戰系列訪談之一，據二〇一五年二月和八、九月的數次粵語訪問整理。文內小標題、括號內按語、附注均為整理者所增，照片也由整理者提供。

## 我的家庭

我家裡都是做海員的。父親兩兄弟都是水手，後來我伯父就做了cassab，副水手長，我父親就做了bosun，水手長。他那時候工作的那船，應該是英旗船（掛英國旗的英籍船隻）。那時候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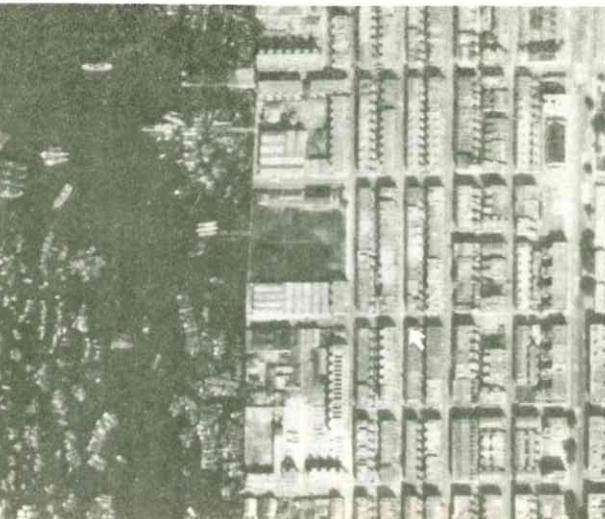
一家有爸爸、媽媽，三個小孩：姐姐、我、弟弟。住在旺角新填地街，近登打士街。我們住在三樓，上面是天棚（天臺）。我伯父有太太和一個女兒，也住我們附近，只隔幾棟樓。

## 旺角居所

以前香港的樓宇，除了有錢佬的那些豪宅，格式都差不多。那裡一個單位裡面有幾伙人家住，用木板隔開，我們只是住一個頭房（房間位置見下圖）。中間房和尾房是我一個契伯（粵方言，

# 論陷歲月： 郭錦華先生口述訪談

周奕、孔強生訪問  
郭錦華口述  
孔強生整理



►舊居附近建築舊影（箭嘴所指處為新填地街和登打士街交界），對照現今已高樓林立。上圖九龍半島航攝圖（局部）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十四航空隊攝，美國空軍歷史研究局藏。



香港，英軍又怎麼怎麼樣，又說有日軍飛機轟炸，有戰爭，要打仗啦。有一次警報響，炸炸炸，我去騎樓一望，看到我的右手那邊天空有好大的煙升上來（當時市區樓宇低矮，視野遼闊），聽聞是炸中荔枝角美孚油庫了。現在的美孚新村，那時候是圓墩墩裝油的油庫。

大人有他們的想法，都不怎麼跟我

們小孩講的。那一段時間經常聽到大人紛紛議論，有人要買東西，能買多少就多少，放在那裡以防萬一。有錢就盡量買，但那時候窮，大家沒什麼錢的。還有戰爭一來，物價就開始升了，那些米啊，起價起得好厲害，你可以買多少呢？

有一晚日軍打來了，我們全屋的大

人、小孩，都坐在那個廳裡面，女人就抱著小孩。外面整晚都是砲聲，劈哩啪啦，打打打。打來了，打來了。那晚大家都很害怕，那些大人害怕，小孩也害怕。那晚真是好難忘啊，我現在還記得。

香港淪陷，日本仔入城了，有入城式的。不知道其他地方怎樣，我們這裡我從騎樓往下看，那些日本軍隊不是騎馬的，一排排由新填地街一路向北走。日本仔要我們掛日本旗，沒有嘛，怎麼掛呢？就拿白色床單，找油漆畫一個大圓圈，當是日本旗，用枝竹子紮著插出去外面，「歡迎皇軍」。那班「皇軍」一路經過的時候，好了，有些就借「搜查」名義，開始搶掠了。

每一棟房屋都會去敲門，「碰碰碰！」不開就撞門。我們全屋除了小孩

都是女人，我媽媽、我契伯母，還有個一起住的比較年輕的表姑，個個都害怕，不敢開門，最後表姑膽子大，走過

我們看，哇，整盒金飾。日本仔入城之後，我在騎樓看下去，看到滿街都是鞋、衣服和搶掠扔下的東西。

那時候開始，錢都沒了，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拿走，只剩下些米糧，生活好淒慘。打起仗來，糧食是最要緊的。剩下的一些米，慢慢就吃完了，無論是煲粥還是怎麼節省，始終都有吃完的那天。

當時的人吃什麼呢？就吃豆腐渣，街上賣，能賣多少是多少，換一些能吃的東西回來。無論通過任何手段，都要換一些糧食回來，不換的話會餓死的。

糧食全吃光了，家當都賣光了，那群小孩始終都是要吃東西的。那時候日本仔開始擴建啓德機場，招了很多工人，我們家附近那幾家人能夠出去做事的，包括我媽媽和契伯母，都去那裡擔泥賺錢，不是，是賺米。那些女的早上六點出去，晚上六、七點才回來，挨了一天，每天的工資只是一包碎米。拿了那包米回家，加水煮些粥，全家才有東西吃。一天只能晚上吃這一餐，沒有什麼三餐，只有粥，什麼菜啊都沒有的。

當時的人生活都好艱苦。

淪陷後治安好亂，我們聽說上街好危險，大人都不讓我們小孩上街。經過一段時間，情況才比較穩定一點。在街上遇到日本仔要鞠躬，不鞠躬就打你，「八嘎呀鹿」，刮你幾巴掌經常有的，好平常的事。當時香港好冷清，沒有什麼交通工具，個個人都要步行。②街上人也好少，不像現在，滿街都是人。

那時候衛生醫療條件好差，又沒什

去開。那時候的門有很多門栓的，拉完那些門栓開了門之後，日本仔就打她，刮她臉，還用槍撞她。劈哩啪啦打完，就進房搜東西，每間房都搜，櫃子啊什麼到處搜，有值錢的金銀財物，或者有點價值的，電筒也好，什麼也好，就放進口袋，全拿走了。

除了搶掠之外呢，還侮辱婦女，在那裡上下其手。我們的房子是一梯兩伙，我們住三樓的這一邊，另外一邊就是對門。那時都講日本人抓花姑娘，住對面單位的一個十幾歲的女孩躲進了我們騎樓。她用鍋底的灰塗在臉上，黑乎乎的，污垢邋遢，藏在那間木板屋旁邊的角落，拿些蓆子蓋住，避過了日本仔。那裡是欄杆，這裡有個空位，大概這麼寬。

除了日本仔的軍隊，還有本地的黑社會「勝利友」（當時在港乘亂搶劫的黑社會份子）搶掠。成群結隊，在車上叫：「勝利，勝利！」去搶那些商店。住我們對面的有個是黑社會，就搶了好些，磨芝麻糊什麼，是用砂盆的。他給

磨完豆腐的那些渣；吃花生麩，花生磨了油的那些渣滓；吃番薯葉、番薯藤，是最粗生的；還有木薯粉，就是這幾樣。我覺得拿好吃來講，豆腐渣最好吃，木薯粉還可以，花生麩最難吃。番薯葉是葉類，味道也可以，那時候沒有油，①也無醬無醋，用水煮，只吃這個，那些人吃得舌頭都變綠色的了。有什麼就吃什麼，沒得選擇的。

跟著就拿東西去賣，家裡有稍微好一點的東西，什麼好點的衣服，拿出去

人也好少，不像現在，滿街都是人。那時候衛生醫療條件好差，又沒什





►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盟軍轟炸黃埔  
船塢（下右），上右平地為擴建後的  
啟德機場，旺角在上左。美國國家檔  
案館藏。

### 盟軍轟炸

盟軍反攻，盟軍飛機炸香港了，炸得非常厲害。那時候作戰，轟炸是軍事行動，當然是炸船塢、碼頭、油庫、道路，切斷供給及交通。炸得比較多的是紅磡黃埔船塢（又名九龍船塢，現黃埔花園一帶），幾乎炸平，附近就剩下一個觀音廟，⑩傳說是觀音顯靈。所以那個觀音廟好出名，現在年年都在那裡搞「觀音出庫」。

炸紅磡的時候，那些高射砲打上去，炸彈炸下來，在油麻地也聽得到聲



►一九四三年九月二日盟軍轟炸美孚油  
庫（上右），旺角在下右，左側島嶼  
為昂船洲。美國國家檔案館藏。

一開學，放一幅孔夫子的像在那裡，就要拜夫子啦，要讀《三字經》裡那幾句：「揚名聲，顯父母。光於前，垂於後」，要光宗耀祖。以前大多數的小孩都只有乳名，到大一點入學了，要改個學名。那間私塾叫瑞華小學，我契姐就同我改了個名叫錦華。私塾沒有算術科，只是讀中文，唸書、默書。讀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唐詩、古文。

響。我們不知道那些炸彈炸哪裡，記得都聞得到那些棺材的味道，那時的棺材都是用很好的桐木做的，好香。學校只有一個女教師，單眼，戴眼鏡的，老師是她，校長也是她。有十個八個學生，不管幾年級都是在那教室上課。

東西吃。金子不要緊，糧食最要緊。  
「寧做太平犬，不做亂世人。」狗現在是寵物，要給雞腿什麼的它吃。在那個年代，真的只是求吃，求生存而已。沒有說一定要吃得好，要吃龍蝦，吃美食。什麼叫好，什麼叫不好？總之能吃，能夠維持你的生命就可以了。只求今日如何生存，沒想明日怎麼樣，可能第二天就給日本仔一槍打死。那時候流行這一句話：「今日不知明日事。」

日軍糧食不足，要減少香港的人口，還鄉的還鄉，遷徙的遷徙。我們的鄉下是在中山灣仔，就是澳門對面，現在叫珠海。可能都是水面居民（居住船上，在陸地無固定居所），所以沒有還鄉。我小時候跟我媽媽去過那裡，是天后誕還是什麼節日，他們好多船一排排連在一起停泊，像一個大廣場，在上面吃飯、慶祝。

日軍又說海南島怎麼怎麼好啊，吸引年輕人去海南島做工。我契伯的大兒子，打仗的時候馬上和女朋友結了婚，如果不是那個女孩可能就被捉走的。結果完婚，他們倆去了海南島，在礦山那裡

開礦，和平後才回來。去海南島的人死了好多，沒死的那些都算好運了。⑤我契伯的媽媽年紀好大，但是她好勤快，還在屋子裡抹地，做清潔，我們小孩很喜歡和她一起玩。老人家手的皮膚有好多皺紋，就摸下她手，問她為什麼這麼世了。

### 童年生活

日佔時代好多小孩是沒人管的，大人要維持生計，沒法子管，也無學可上。⑥我父親還沒回來的時候，我媽媽去做工了，我弟弟應該差不多是兩歲，姐姐就背著他到處去，我也整天到處去。後來我母親因為長期操勞和營養不良，身體虛弱，病了做不了工，只能在家照顧我小的弟弟，管不了姐姐和我。

我們喜歡上街玩就上街，喜歡回來就回來。小孩都是聯群結隊的。去街上撿了扁鐵條，把它弄乾淨弄直，找塊紅布扎在手把那裡，當劍這樣玩。看了那些公仔書（連環圖，不少據劍俠小說改

編），學舞劍，要上山學法。⑦還曾經有一、兩次，說幾時和哪裡的小孩爭地盤，要打架，去砍人，後來還是不敢。那些小孩是天生天養，能夠生存就生存，不能生存就看你怎麼死。沒有被人拐帶，又沒有被打死，生存到和平，都算是命大。

香港的石塘咀以前是一個煙花之地，那一帶都是妓寨，電影《胭脂扣》的背景就在那裡。⑧石塘咀的金陵酒家那時候是一個賭場，幾層都是開賭的。戰爭快結束的時候，我爸爸不做ockyard了，和幾個朋友合夥在那裡做生意。家中經濟比較穩定，有點錢了，我就開始唸書。

當時有些日文學校，我沒讀，讀了私塾。⑨那時候有傳統私塾的，一個老師，有一層樓，教些小孩這樣。那個學校就在油麻地砵蘭街、碧街交界，附近，在登打士街走幾步過去就是了。以前整條砵蘭街，整排都是賣棺材的棺材鋪，現在還有。我們學校在房子的三樓，二樓不知道是什麼，樓下就是棺材鋪，擺著一副副棺材。我們上學，整天

響。我們不知道那些炸彈炸哪裡，記得一響起空襲警報，老師就：「走啦，走啦！下去下面啦！」帶我們學生下去二樓的轉彎角落，整群人都躲在那裡。我們那個老師是信奉天主教的，就耶穌、上帝，在那裡一直祈禱。我們其他人，就觀世音、玉皇大帝。當時以為不靠近窗，可以安全一點，其實真的被炸到了，整棟房子肯定倒塌，人也肯定死了，沒得好逃的。

我們附近沒有防空洞，沒有防空演

習，你自己顧自己。那時候香港像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農村一樣，一到夜

五、六點，店鋪都關門，那些人就出來了，也沒有什麼娛樂場所。飯都沒得吃啊，還出來做什麼？晚上有燈火管制，也沒什麼燈。家裡沒有電燈，連電油燈。煤油燈的燈光，只能照到附近那一、二呎的地方。

海軍船塢也是轟炸目標，但我沒有聽我爸爸提起過。盟軍轟炸經常有，沒有什麼特別的，炸就炸嘛。爲了生存，是不能選擇工作的，什麼危不危險，要做就做，不做就沒有飯吃，就餓死。當

時的炸彈不像現在用高科技定位那麼準，要炸哪裡就哪裡，下來的時候可能給風吹歪，如果炸到附近那些樓，會有傷亡。

日本在香港的統治非常殘暴。那時候消息不靈通，沒有收音機，報紙也是日本仔的，⑫但是大家都希望日本早點被打敗，都知道盟軍能夠反攻回來，就是我們的勝利。

日本在香港的統治非常殘暴。那時候消息不靈通，沒有收音機，報紙也是日本仔的，⑫但是大家都希望日本早點被打敗，都知道盟軍能夠反攻回來，就是我們的勝利。

## 抗戰勝利

我是聽大人講，知道日本投降了，和平了。有一晚黃昏，我上天棚玩，望見昂船洲（原英軍海軍基地，現爲解放軍駐港海軍部隊駐地）那裡附近，有幾艘英軍軍艦開開來，開進來，在那裡拋錨停泊，英軍回來香港了。昂船洲在旺角外面，望得到。沒多久，在大街上我們開始看到新一軍，是中國軍隊，美式裝備。那時候說中國想收回香港，但是英國佬不肯。

和平後那些香港海員都回來香港，我伯父回來了。我契伯淪陷後去了印度加爾各答，在那裡存了點錢，也回來了。他老婆死了，老母也死了，只剩下兩個女兒在香港，兒子和媳婦後來才從海南島回來。

## 注釋

① 淪陷時期香港糧食不足，油、鹽、糖等副食品也嚴重缺乏。淪陷期間香港概況，可參考謝永光，《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》（香港：明報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）；關

② 淪陷期間香港教育飽受摧殘，大部份適齡學童被迫失學，學生數目由淪陷前的十一萬人，一度銳減至三千。可參考張慧真、孔強生著，《從十一萬到三千：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。

③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軍頒佈白米配給辦法，規定每人每日配米六兩四錢，米價用軍票支付，需排隊長時間輪候，時稱「輪米」。一九四三年六月禁用港幣，只許軍票流通。戰後軍票全成廢紙，全港居民財產蕩然，雖多次向日本政府索償，但至今無結果。

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，日軍規定兩元港幣兌換一元軍票。次年七月三日又改爲四元港幣兌換一元軍票，港人財產損失四分之三。一九四三年六月禁用港幣，只許軍票流通。戰後軍票全成廢紙，全港居民財產蕩然，雖多次向日本政府索償，但至今無結果。

⑤ 淪陷期間，不少香港居民被日軍強擄或騙招到海南島，從事開礦、修路等勞役，衣不蔽體、食不裹腹，遭受虐待，許多慘死當地。本會的海南香港勞工專訪系列正在整理，即將發表。

⑥ 淪陷期間香港教育飽受摧殘，大部份適齡學童被迫失學，學生數目由淪陷前的十一萬人，一度銳減至三千。可參考張慧真、孔強生著，《從十一萬到三千：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。

⑦ 三〇年代還珠樓主等劍俠小說流行，少年欲入峨眉等名山學劍而離家出走的新聞時

禮雄，《日佔時期的香港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九四年）。

⑧ 石塘咀原爲紅燈區，抗戰前因香港禁娼，漸趨沒落。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日軍劃爲「娛樂區」，強迫所有居民遷出，妓寨等遷入。

⑨ 當時日軍除編訂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新教

## 稿約

一、傳記文學是一公開的園地，歡迎各界投稿。凡是與近現代史有關的真實人物紀事等作品，我們都非常歡迎，附照片者優先採用。來稿不限字數，本刊有權刪改，不同意刪改者請註明。作品中牽涉史實部分的文責由作者自負。

二、除非必要，本刊不接受曾公開發表過之文章、出版品，謝絕一稿多投；如有一稿多投、剽竊或抄襲行為，一切後果由作者本人負責，凡因侵權引起的任何爭議，概與本社無涉，請來稿諸君自重。

三、來稿視為同意本刊擁有該文之重複使用權，不同意者請註明。

四、本刊不退稿，請作者自留底稿。以電子稿（附磁碟片或電子郵件）形式投稿者尤其歡迎，請寄

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15 號 8 樓

傳真：(02) 8667-5476

編輯部電話：(02) 8667-6489。

e-mail：biogra-phies@umail.hinet.net 與 nice.book@msa.hinet.net。

附註：來稿之電子檔，請以橫排排版；數字盡量以國字（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）表現為佳。如有必要，請附上資料出處之註釋，格式採用臺灣文史期刊通用方式。

## 不退稿啓事

「傳記文學」是一個公開的園地，歡迎各界投稿。四十年來，承蒙各方作者支持，來稿衆多，日有數起，甚十數起者，盛情可感！惟本社係純民間出版機構，人手有限，處理退稿難免左支右絀、照顧不周。今不得已刊出本啓事，望賜稿諸君請自行為大作留底稿，本社概不退稿。來稿經本社決定採用者，當儘速覆告作者。若逾半年尚未收到本社回函，則作者可另行處理，以免積壓過久，影響權益。情非得已，尚請鑒諒是幸！